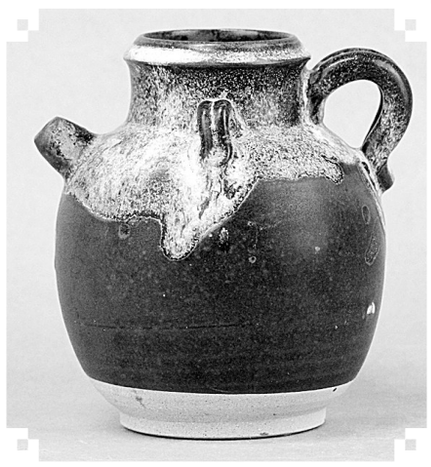
中原收藏

唐花釉双系执壶



唐代花瓷是唐代一个新出现的瓷器品种，是钧瓷的前身，故也称为“唐钧”、“唐花钧”。它是在黑釉或黄釉、黄褐釉、天蓝釉、茶叶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点，一般深色釉饰以浅色斑点，浅色釉则饰以深色斑点，深浅相间，对比强烈，釉斑排列无论是有序或任意，都很工整，这种花斑釉器物在唐代文献中被称为“花瓷”。花瓷的造型不多，主要有罐、瓶、碗、壶、腰鼓等。唐代生产花瓷的窑口主要是鲁山段店窑、郏县黄道窑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仿唐花釉产品问世，先始于河南鲁山地区，后扩展到河南其他地方。新仿花釉与唐花釉鉴定要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唐花釉有黑釉蓝斑和褐釉酱斑及茶叶末釉蓝白斑等多种釉色，蓝斑均是月白色中混杂蓝色，其蓝色当为钛蓝。新仿者则多为黑釉蓝白斑，其他釉色少见。第二，新仿者多用酸咬作旧，细心观察酸咬痕迹，也可断其真伪。第三，新仿者使用的釉料均是现代化学原料，而现代颜色釉成分单纯，古代矿料成分复杂，反映在釉面上，后者的色斑均是多种呈色的组合体，前者则是纯一的单色。第四，凡真物大块月白或蓝色斑彩釉上均有后期开片，且开片中均混有黑色杂物，新仿者则少有开片。第五，呆板的蘸釉方法，拘谨的淋釉斑，仔细品味也与真物那种自然潇洒的风格有异。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随笔

愉快的生活

周广生

人都想过上愉快的生活，或者说愉快的生活是人生的主要目标。那么，如何才能过上愉快的生活呢？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愉快的思想就是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思想，即对人生充满自信、欢乐、兴趣、美好的愿望。尽管人生道路是坎坷的，但是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又应当充满光明和智慧，看任何事物都应该是发展的、变化的、前进的、美好的，对什么事情都应当保持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如果从愉快的思想要素上讲，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愉快的思想不是盲目的。所思所想所求所乐，都必须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思想和认识既不能消极地落后于社会现实，也不能盲目地超越客观实际，更不能随心所欲地脱离现实。

愉快的思想不是自私的。正确的愉快的思想，一定要建立在真实尊重和自觉维护他人的利益基础之上，而不是以故意伤害和有损于他人的利益为前提，决不能因实现或达到自己的愉快思想或生活方式而影响和损害别人的利益。

愉快的思想不是放纵自己。譬如，我们讲究愉快、追求愉快，绝不是仅仅体现在生活方式上，如何片面追求刺激，让自己吃好、穿好、玩好，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工作和劳动之中，以劳动成果或把价值最大化作为愉快的筹码。因为，是劳动创造了人类美好的社会，同样，也只有用劳动创造快乐。

愉快的思想是与人共享的。正确的愉快的思想，一定要将自己始终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欢乐之中，与大家同甘共苦，分享成果，共享快乐。视别人的愉快为自己的愉快，而且能够主动为别人创造愉快的生活环境或条件，决不能见他人有难幸灾乐祸。

愉快的思想从何而来？首先，不是天生的，只能从实践中而来。即从实践中认识和总结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其次，来自于勤奋学习，用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让自己变得有知识和智慧。再次，来自于人民群众，虚心向他人学习，善于发现和探索适合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健康向上的娱乐形式。

追求愉快的生活，既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望，又是共同的社会责任。因为，人有了愉快的思想未必就能够有愉快的生活。这里的关键是，还要注意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的互为影响、互为作用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是说，仅有了愉快的思想还不够，还必须要有积极的健康的科学的愉快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正确的愉快的思想，可能就会导致愉快的生活走上歧途。要么，使自己玩物丧志，或乐极生悲，一事无成；要么，严重影响别人的愉快生活，或将别人一同引向歧途，因愉快生活方式不当，贻误工作和事业，以至于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氛围。

总之，愉快的生活，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但愉快的生活离不开愉快的思想基础。有了积极向上的思想，才能有愉快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想愉快地生活，就要从培养自己愉快的思想做起。否则，愉快的生活就无从谈起。

散文

那片林子

郁笛

黄叶飘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然铺满了这一片落寞的林子。整个夏天，我几乎都在外面奔忙，心里惦念着那些路上的风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光顾这片荒寂的林子了。这几乎是一个被荒废了的林子。不知道在哪个年代栽下的树，歪七扭八地斜棱着，连同林地间的一些荫凉和衰草上的尘土，在阳光的慵懒里，总是伸不直腰。

记忆中，这些荒地上的草木，确也曾有过葱茏和鲜亮的季节。有过一些春夏里的黄昏和傍晚，我沿着一条荒僻的小路散步，不止一次地来过这里。还曾经纳闷过，怎么小区外面的这片荒地上草木繁盛，竟也是如此的安静。我知道不远处的高坡上，是一大片人工垦植的休闲园林，黄昏里的人影，全都熙熙攘攘地朝着那个方向去了。我问过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他说，早些年有开发商圈下了这块城边边上的荒地，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样一直荒着。我问那些树，老人挑起了眉头说，树啊，那是片野林子呢，多少年了谁知道？早些年这里一片坟地，都是些老住家，后来发通告迁走了一些，还有一些孤坟无人认领，一直在林子里荒着，都找不见坟头了。

我恍然，怪不得晚上散步的时候，这里很少有人光顾。

可是，在茫然无知的那些日子里，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踏进过这片林子呢。在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片坟地的时候，我心里的安静和那些黄昏里的景色，竟是如此的契合。这些长错了年代的树木，断枝残干，或许还有一些苍老的神情，斜插在夜幕下的苍穹里。我没有办法读懂，这些风声和就要沉入黑夜的土地，默写着怎样的古老梦境。

其实林子离居民区并没有多远，连一道院墙的距离都没有。住在楼上的人家，打开了窗户，会发现这一片曾经的墓地近在咫尺。可是谁会想到这些呢？况且，大多数新搬进来的住户，没有人知道这片土地曾经蛮荒的历史。荒郊野外的土梁子上，新土旧坟的哀伤早已经尘土般散去。那些游走在远方的故人，还会有几个居无定所的亡魂，在一些漆黑的夜晚，来到这片曾经的栖息地上飘游？

然后，我遇见的是两位老人。黄昏里，他们相依着坐在一棵老榆树下，一块石头还是土坡上，或者牵手，在林子里踱步。在林子靠近山坡的沟渠边，几棵弯腰屈背的老榆树顽强地生长着。我们当然无法知道，榆树下的土坡和荒草里，曾经埋藏着怎样的往事和旧年的记忆。想想乌鲁木齐这样一座遥远的城市，古往今来，有多少失却了故乡的人，在这些荒野里寂然一生。

就像一棵古老的榆树，别无选择地生根发芽，弯曲盘桓着成就一棵大树的志向，然后衰老，终其一生的志向，不过是一棵树，从生长到死亡的漫长等待。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多么卑微的生存，也一样要挨过了时光里的等待。那些尊贵和显耀的人生，难道又能躲得过时间这条黑暗的通道！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自己凡俗的人生凄凄哀哀，每一个季节里，都会生命繁盛和枯亡。

只是这夕阳美景，老树旧草，两位老人在林子里的背影，依然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不止一次，我看见两位老人的背影在黄昏里渐行渐远，就有了好奇心。我曾经试图和老人去接近，可是每当我快要走近他们的时候，总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阻止下来。那样无声的依偎，那样深情的瞩目，遥遥天幕，咫尺荒草，晚霞里的这一幕，每每让我驻足不前。

我在不远处的林子里散步，始终没敢去惊扰老人。或许，他们也应该看到了我。他们坐一会儿便起身走动一番，如此往复，一直要挨到什么时候呢？天气好的时候，我还会看见两个老人从这林子的荒草丛中，并肩走向远处高坡上的一条便道，直至消失在昏黄的夜色里。

我的疑问还有，这是一对老年的夫妻还是一对黄昏的恋人？如若是夫妻，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样荒僻的林子里来？他们是不是在刻意躲避着什么，抑或是在刻意地寻找着什么呢？而果真是一对黄昏的恋人，他们牵手，依偎着的爱情，在走出了这片荒寂的林子之后，还会不会拥有自己的未来？

我不能多想，也不敢多想了。林子里的枯草在微风里晃动，几近光秃的枝条上树木似乎停止了生长。已然深秋，天黑得也早，到这里来或者路过的人更少了。望着远处小区里的灯光，我不敢再往林子里走了。我站在林子的边上，心里慌慌地跳着，心想，多么稀薄的黑暗呀，就要将着荒寂，一层层覆盖了。那些时间，岁月，往昔的光景里不曾被照亮的脸庞，在就要到来的黑夜里，通通回到了自己的光明里去。

只是，已经很久很久，我没有见到两位牵手走过的老人了。

秋林（油画） 吴岩品

新书架

《人话》

张擎

朱自清的叙事类散文哲理清晰易懂，抒情类散文或是充满浓厚生活气息，或是表现自然风物绚丽多姿，总能用简单明快的文字传达出浓浓的真挚情感。郁达夫说过：“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满贮着那一种诗意。”就让我们在《人话》中串联朱自清的一生，搭建起他的“忆之路”，感受他在《儿女》中对自己孩子的满怀疼爱，也体会他在《白马湖》中借着对旧时光、老景致的回忆怀念故人……

朱自清，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朱自清散文的最大特点是感情真挚，不论是描写社会现实、反映时局观点的叙事类散文，还是描绘自然景观或个人、家庭生活的抒情性散文，他都能用精美婉丽的文笔，跌宕有致的节奏让读者在优雅和谐中感受文字的全新魅力。此外，还有一点不得不提。朱自清是一个倔强有傲骨的知识分子，他用最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灵魂，“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小说

深秋时节

张艳霞

深秋时，天气已经有些凉意了。

杨果的心头，却像是被堵了一团火，在心里烧啊烧，烧得整颗心都是火星。

杨果愤愤地跑出门，把门关得山响。身后，依然是母亲连珠炮似的训斥声，在他耳边萦绕不去。就在刚才，杨果和父母说，他想买一辆摩托车，问他们要钱，母亲的脸瞬时就冷了下来，并且开始了指责，说的话，无非就是杨果平日里自己不争气，怎么不知道自己赚钱去买呢，再说买这东西既不安全又不实用。最后，母亲又说，要买可以，我们出一半的钱你自己拿另一半的钱……唠里唠叨唠叨唠里，杨果真的是火得不得了，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在外面走了一段路，杨果才微微觉得有些冷，刚才出门走得有些急，连外套都忘记穿了。杨果拢了拢肩，借此驱走些寒意。

不远处，一间服装店的旁侧，半坐着一个中年女乞丐，还有一个八九岁的小乞丐，严格来说，是个小女孩。小女孩蹲在女乞丐身旁，摸着单薄的衣服，说，妈妈，我冷。女乞丐显得很严厉，说，你冷就冷了，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冷啊。确实，女乞丐穿得不比小女孩多，但孩子毕竟是孩子啊，怎么可以这样对孩子呢？

旁边，有匆匆走过的路人，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向小女孩投去同情的目光。有一些看不过的人，纷纷将钱币扔进了女乞丐面前的那个破搪瓷碗里。杨果也摸出了几枚一块钱的硬币，钱币掉在搪瓷碗中，发出清脆的声音，那个小女孩很有礼貌地说谢谢。杨果看着那懂事的小女孩，心情似乎舒畅了许多。

被母亲训斥了一顿后，杨果就没再回家。杨果的公司有宿舍，那几天，杨果就住在宿舍。住宿舍的日子，是枯燥而乏味的，毕竟宿舍是公司的地盘，不如家里的环境来得舒心和自由。

无聊的时候，杨果就想着家里的人和事。想到母亲，杨果心头总似乎有一团熄不灭的火。从记事以来，母亲就对他一直很严厉，小的时候，杨果想让母亲帮忙做什么事，母亲就说，你自己不能做吗？然后，杨果就会拖着自己幼小的身躯，去做那些对他而言比较艰难的事。还有，譬如杨果和母亲一起出去，母亲基本也是不怎么管他的，总是一个人在前面走着，而杨果总要很用心地跟着，生怕一个不慎就走丢了。

想着，杨果甚至都有些怀疑了，难不成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吧？杨果也为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但想来想去，似乎也只有这么一个能解释的理由了。

在单位里待了几天，也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杨果咬咬牙，把卡上的钱都给取了出来，差不多够买摩托车一半的钱。原本，杨果想把这钱拿来买其他东西的，现在也只有买摩托车了。其他的，就下个月再说吧。

坐着公交车回家时，想着接下去就可以骑摩托车上下班，杨果的心头还是有些兴奋的。但是又有些隐忧，就是怎么去和父亲母亲说，让他们给一半的钱。虽然母亲这么说了，但毕竟他们还没把钱给拿出来，这一块坚冰，总要让谁去打破的吧。

从车站下来时，远远的，杨果又看见了上次的那个女乞丐，还有小女孩。今天的天气还是冷，因为冷，路上的行人也更少了。杨果看见，女乞丐从怀里掏出了一块饼，给小女孩吃。小女孩说，妈妈，你吃。女乞丐说，你吃吧，妈妈还有。小女孩点点头，就一口一口吃着。在小女孩吃饼的时候，女乞丐似乎是在不断地咽着口水。不难看出，女乞丐说的还有，一定是没有了。

杨果想了想，立刻转过身，去了对面的一家面包房，挑了满满一袋面包，沉沉地拿在手里，走到女乞丐她们身前，轻轻地放下。转身离开时，女乞丐的眼里充满了谢意。

到家时，天微微有些黑了。

门开着，杨果看到了楼下的停车室里，多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正是杨果喜欢的那种牌子。杨果心头满是疑虑。

走到自己的家门口，刚准备摸出钥匙开门进去，就听到了父亲母亲的一番对话。

父亲说，看来儿子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说你这么和他计较干吗？

母亲说，儿子的依赖心太重，我们不能总让他觉得家里是他的希望，一切总归要靠他自己的。

父亲说，那你还给他出钱买摩托车？

母亲说，要是他能明白我的苦心，我就是砸锅卖铁给他买都愿意。

杨果的眼里微微有些湿润，眼前忽然又跳出了那一幕，上次女乞丐故意的责骂，是不是也是对孩子的一种爱呢？是为了博取其他路人的同情吧！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木户加奈似乎被逼到了死角，她轻轻摇摇头，却一时想不出任何推托之辞。

“做不到，还是不想做？”黄烟烟追问。

“很抱歉。”木户加奈还是暧昧地回答。

听到这个回答，黄烟烟站起身来，向外走去，这是无声的施压。

我意识到，如果放任这种局面下去，我很快就会被黄烟烟压倒，对接下来的进展很不利，于是我开口道：“木户小姐，我猜你不是故意没拍，而是你手里只有照片，却无法接近玉佛头吧？”

木户加奈听到这句话，脸色终于有了变化。别说是她，就连要离开房间的黄烟烟和药不然都是一惊。黄烟烟转向我，眼里充满疑惑，说起来，这还是她第一次认真地盯着我。

我拿起照片，解释道：“其实说穿了很简单。你看这些照片，年代有新有旧，最早的是1932年拍的，最新的是去年拍的，前后跨越了几十年。如果佛头在木户小姐手里，她为什么不直接拍一套最新的清晰照片，而是给我们一堆散碎不全的老照片呢？”

木户加奈既没否认，也没确认。她垂头思忖再三，终于开口道：“许桑不愧是许一城先生的后代，果然无法瞒过你。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向许桑详细说明一下这次佛头归还的缘起。”

接下来，是木户加奈的故事。

木户加奈的家族在日本是华族名门，家族里最有名气的人物，是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木户加奈这一支属于木户的分家，没有涉入政坛。她的祖父木户有三在早稻田大学是考古系教授，专门从事东北亚历史研究，精通汉学，在学界小有名气。

清末民初之际，西方开始在中国进行掠夺式的古董搜集，连续爆发了数起古董大案，日本对中国文化一向有着狂热的爱好，于是就有学界大老提出，支那已经没有资格继承中华古老文明，只有日本有责任挽救这一切。

于是由文部省出面，黑龙会出资，联合日本学界精英人士成立了一个叫“支那风土会”的组织，专门负责利用中国的混乱政局，获取各种名贵文物运回日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风土会编了一本文件，叫作《支那古董账》，里面记载了中国许多国宝级文物的样貌、来历、持有人、收藏地点等资料。许多日本学者打着研究的旗号前往中国，他们一方面设法搜罗国宝偷运回国，一方面调查情报，填补《支那古董账》里的资料空白。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担任组长的李济开始组织考古队伍在河南、陕西等地进行田野考古作业。木户有三利用“支那风土会”的资金，很快取得李济信任，参与到调查队中来。

到了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古物保存法》。为了摸清当前文物现状，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筹备了一个宏大计划，要搞一个全国范围的古迹大排查，李济被任命为执行者。

李济为了这个计划，四处招兵买马，既有国外的专家，也有国内的民间高手。木户有三作为李济的好友也参与其中，并结识了一个叫许一城的人。这个许一城是五脉掌门，代表了中国古董界最神秘的一股力量，尤其是手里还掌握着一些神奇的鉴古技艺，让木户有三非常有兴趣。两人走得很近，一度还按照中国的风俗拜了把子。

许一城和木户有三并没有跟随大部队行动，他们被李济委托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这个任务到底是什么，没人知道。他们1931年7月中出发，一直到8月底才再次出现，消失了一个半月时间，但却没有提交任何报告，也没任何记录表明。

后来李济的这次大排查因为时局的变动无疾而终，许一城回到北平。木户有三也回到日本国内，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在中国寻获则天明堂玉佛头，并称赞说许一城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一下子，国内舆论哗然，无论是李济还是五脉都承受了极大压力。很快许一城被逮捕枪决，五脉因此元气大伤，李济也因为此事受到了申饬。李济一怒之下，与日本方面打起官司来，后来抗战爆发，李济护送文物南迁，更无暇顾及此事。

这尊玉佛头流落日本以后，落入“支那风土学会”手中。可木户有三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这件文物不要做公开展示。于是它被收藏在学会专属的博物馆内，只有有限的几人能够看到。木户有三从那时候起，身患重病，一直卧床休养。

24

连载

一进来看到晓华，他愣在了那里，脸上闪过一丝激动，立即明白秋棠为什么叫他来了。

秋棠为他们做了介绍，晓华客气地应付着，小乔瑟夫在晓华坦率明亮的眼神下却有点手足无措起来。

小乔瑟夫却不走，和晓华东拉西扯地聊天。

正说着，老乔瑟夫也进来了。他找儿子谈事情找不到，听说他在秋棠这里。那家伙的脑袋瓜，稍一转悠就知道这里面可能有热闹，立即赶过来看看。

他进来之后，小乔瑟夫更不自在了。大概当儿子的在父亲面前和女孩套近乎都会有点尴尬，但他又不想错过机会，就直接约晓华晚上和他一起出去。

晓华忙说：“我和我妈说好了今天要去买东西，改日吧。”

那老乔瑟夫眼见儿子铩羽而归，看看几个人，沉吟道：“买东西也要吃饭的，要不咱们几个人一会儿一起出去吃饭吧？”

晓华点头说：“你说得有道理，妈，要不我们就一起出去吃个饭？”

秋棠觉得这事儿有点别扭，两个年轻人要一起玩儿，两个当父母的跟着干什么？但是看晓华这么说，心想晓华或许想和小乔瑟夫从普通朋友做起，不想一下子就和他单独出去，就答应说好。

周五的晚上，浦诚忠告诉叶霓他第二天要到波士顿去见晓华，问她是否想带儿子一起去玩玩。叶霓听了脸色不悦地说：“孩子上午要学画，下午要去练跆拳道，哪有闲工夫去玩。”心里烦躁却也说不出什么。

周六一大早他就起来了，吃过早饭，叶霓和儿子还没起床呢，他就上路了。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到波士顿，他依旧记得秋棠和晓华的住处，直接来到了楼下，给晓华打电话。

晓华说：“我们不是约好十一点的吗？你怎么现在就来了？你早晨几点就起床了？”

浦诚忠在电话那头“嘿嘿”傻笑：“我周末没事，睡不着就起来了，起来了没事干就提前过来了。”

晓华明白他的心思，心里酸酸的，顿了顿说：“那你上来吧，我给你开门。”

浦诚忠坐在客厅沙发上，打量着室内陈设，心里五味杂陈。这屋子里的家具都是他们原来家里的，沙发、茶几、厨房的桌子，以及许多小摆设，甚至那几盆常青盆栽，看在眼里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

浦诚忠两眼发涩，坐不住，起身来到厨房。依旧是窗明几净，整洁清爽。他随手打开右上角第二个柜子，果然那里摆放的是茶壶和茶杯，他再打开右下角的抽屉，在里面找到了茶叶。

烧水的壶一定在最下面的橱柜里。秋棠放东西的习惯不变，他在这里根本没有找不到东西的烦恼。

烧上了水，准备给自己泡壶茶。

晓华冲完澡出来，一边擦着头发一边对浦诚忠说：“你要喝茶的话，烧水的壶……”一看水都烧上了，茶壶茶叶都拿出来了，浦诚忠正呆呆地盯着茶壶，不知在想什么。

晓华打量着父亲，心里也是百感交集。轻声问道：“爸，你现在的生活还好吗？”

浦诚忠听到晓华这一声“爸”，再也忍不住，眼圈红了。他掩饰着拿起茶叶往茶壶里放，一边说：“我还是老样子，换了学校，还是做原来那个领域的研究，换汤不换药。”

想起一件事，问晓华：“你妈呢？”

晓华说：“她加班去了。”

“她还在做实验员？做细胞培养那摊活儿？”浦诚忠随口问道。

晓华耸耸肩：“我妈她忙得很，周末加班是常事，有时半夜还起来干活。”

其实秋棠半夜是和国内的人打电话联系业务，浦诚忠听了以为秋棠真的又在做细胞培养，心里有点酸涩，秋棠过得这么辛苦。以前，他都会帮秋棠筛选实验室中相对责任小的不用加班加点的工作做，现在的秋棠身体差，年纪又大，一定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才去干别人都不愿意干的活，他默默地想着。

“那她今天不回来了？”

“中午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打电话叫她。”晓华说道。

到了中午，晓华将浦诚忠领到了川菜馆，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坐下，并告诉带位的小姐有一位女士等一会儿会来加入他们。

秋棠和带位小姐走过来的时候正好电话响了，她低头看电话显示，浦诚忠瞥了她一眼，竟然没有认出她来。

秋棠老远就看到他们父女坐的位置，所以边听电话边走到他们身边，浦诚忠再看一眼，一下子跳了起来：“你！你！秋棠……你！”

晓华睁着大眼盯着，眨也不眨地，生怕漏了好戏，看到浦诚忠的样子她嘴角禁不住上扬，使劲憋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24